

[法国] 小仲马 著 王勇 译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中国戏剧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

茶花女

[法国]小仲马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第1辑/刘泰丰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78-8

I.世... II.刘... III.文学—作品—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956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第一辑)

责任编辑: 风 音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 本: 910mm×1310mm 1/32

印 张: 154

字 数: 2956.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578-8

定 价: 303.60 元(全 2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6)
第 三 章	(11)
第 四 章	(17)
第 五 章	(24)
第 六 章	(31)
第 七 章	(37)
第 八 章	(45)
第 九 章	(51)
第 十 章	(59)
第 十 一 章	(68)
第 十 二 章	(77)
第 十 三 章	(84)
第 十 四 章	(92)
第 十 五 章	(100)
第 十 六 章	(106)
第 十 七 章	(113)
第 十 八 章	(119)
第 十 九 章	(126)
第 二 十 章	(132)
第 二 十 一 章	(137)
第 二 十 二 章	(144)

第二十三章	(151)
第二十四章	(158)
第二十五章	(168)
第二十六章	(175)
第二十七章	(187)

第一章

我认为,只有在深入地研究了人之后,才能够创造人物,就像要讲一种语言首先就必须努力学习这一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有到能够创造的年龄,那就只能满足于直截了当地叙述故事了。

所以,我恳请读者们相信这一故事的真实性,故事里每一个人,除了女主人公之外,至今为止还活在人世。另外,我收集的大半材料,在巴黎还有一些别的人证;要是只因为我的证据还不够充分的话,他们也可以进一步为我证明。出于一种特殊的缘故,惟独我才会把这些实情录下来,因为只有我了解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除去我任何人都无法讲述出一部完整而又兴味盎然的故事来。

下边就来谈一谈我是怎么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见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上通告要拍卖家具与许多贵重古玩。此次出售是在物主过世以后进行的。广告上没说到死者的名字,只是通知拍卖要在十六日中午十二点至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进行。

广告上面还附带通知,人们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死者的这套住宅以及家具。

我向来是个珍玩爱好者。所以我决定,这一次决不能放过机会,就算不买什么,也得去一饱眼福。次日,我便去了昂坦街九号。

时间还早,但是房子中已有一些参观者了,甚至还有女人。尽管这些女宾身穿天鹅绒的衣服,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前还有豪华的四轮轿式马车在等着,但都带着吃惊、甚至羡慕的目光观看着出现在她们面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便明白了她们羡慕和吃惊的缘故了。我也往周围仔细观察了

一番,不久就发现我正呆在一个高级妓女的(原文是指“由情人供养的女人”)房间中。然而上流社会的女人——这儿恰巧有一些上层社会的女人——渴望参观的也就是这种女人的室内摆设。这种女人的装束打扮总是令这些贵妇显得逊色;这种女人在大歌剧院与意大利歌剧院中,也同她们一样,订有自己的包厢,而且就坐在她们隔壁;这种女人招摇过市地在巴黎街头炫耀她们的天姿国色,展示她们的首饰,传扬她们的“风流韵事”。

这个住宅里的妓女已然故去,所以如今连最为纯洁的女人也能够出入她的卧房。死神已洁净了这块富丽堂皇而又藏污纳垢的地方的空气。何况,假如需要的话,她们的托词是因为拍卖才来的,并不知道这是谁的家。她们看见了广告,要来看看广告上推荐的东西,提前选择一番而已,没有比这还要简单的事情了;不过这根本不阻碍她们从所有这些珍贵的物品里面去寻找这个妓女的生活迹象。她们肯定早已听说过一些关于这位妓女的异乎寻常的故事。

不幸的是,那些秘密已经伴随着这位绝色佳人一块儿消逝了。无论这些贵妇心中的愿望有多么美好,她们也只会冲着死者去世以后要出售的东西连声赞叹,却丝毫都发现不了这个女房客生前挥霍过的神女生涯的痕迹。

再说,值得买的东西还的确有很多。房间里家具华丽,比尔式的和玫瑰木的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德国的一个瓷器工业中心)的小雕像、绸缎、天鹅绒与花边绣品;一应俱全,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我跟着那些走在我前面的好奇的名门闺秀们在住宅中信步而行。她们进入了一个蒙着波斯帷幔的房间,我刚要跟着走进去的时候。她们却差不多立即微笑着走出来,似乎对这种新的好奇心觉得害羞,我倒更加希望踏入这个房间去看看。原来这是个梳妆室,里边到处都摆着最精美的化妆用品,从这些用品中好像能够看出死者生前挥霍的程度。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奥科克与奥迪奥制作出来的这样那样的珍宝在桌子上闪烁发亮,的确是豪华的收藏品。这千百件小物品对于我们前来观看的这套房间的女主人而言,是梳妆打扮必不可少的

物品,并且每一件都是金器或银器。但是这些收藏品只能一件一件地收集起来,并且也不是一个情夫就能搜罗齐全的。

我目睹了一位妓女的梳妆室并没有觉得不快,无论是什么东西,我都饶有兴致地认真观看一番。我看到这一切巧夺天工的用品上都刻着不同的姓氏第一个字母与形形色色的纹章标记。我望着这一切物品,任何一样都向我显示那位可怜姑娘的一次卖淫。我心里想道,上帝对她还算宽宏大度,没使她受到以往的那种惩罚,而是叫她在衰老之际,带着她那如花似玉的外貌,死在挥霍的奢华生活当中。对这样的妓女而言,年老色衰便是她们的初次死亡。

是的,还有什么比堕落生活的老年——特别是女人的堕落生活的老年——还要惨不忍睹的呢?这样的老年没有任何尊严,无法引起人们的任何同情,这种永久悔恨的心情是人们所能听见的最使人悲伤的事情,因为她们根本不是悔恨以前的误入歧途,而是追悔错误的计算,花钱不当。我认识一位昔日的老妇人,以前的生活留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按照她同时代的人的话来讲,她女儿简直和她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样漂亮。她的母亲从来不曾对这个不幸的孩子说过一句“你是我的女儿”,只是要求她给自己养老,就像她自己曾将她从童年开始抚养大一样。这个不幸的小姑娘叫路易丝。她毫无选择地听从了母亲的安排,既没有热情又没有兴趣地开始了卖笑生涯,似乎别人希望教她一种职业,她便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似的。

长时间以来耳闻目睹的都是可耻的放荡生活,并且是过早地就开始了的放荡生活,另外加上这个女孩长时间以来不断生病,控制了她脑中辨别善恶的智慧,这样的智慧上帝也许曾赐予过她,不过从来不曾有人想到过去去叫它进行发展。我始终忘不了这位年轻姑娘,她几乎天天都会在相同的时间从大街上走过。她的母亲时刻都陪伴着她,如同一位真正的母亲陪伴着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形影相随。当时我还很年轻,决意接受我所处的那个时代道德观念肤浅的社会风尚,然而我仍然记得,一看见这种引起议论的监视举止,我从内心深处觉得蔑视与厌恶。没有任何一个处女的脸上会现出这么一种纯真的感情与这么一副阴郁痛苦的表情。那张脸如同

一尊委屈女郎的雕像。

有一天,这位姑娘的面孔忽然露出喜色。在她母亲为她一手包办的放荡生活里,上帝好像准许这个女罪人得到一点儿幸福。话又说回来,上帝已使她毫无力量,那在她痛苦生活的重负下,为什么就不能得到一点儿慰藉呢?这天,她察觉自己有了身孕,身上还保留的那么一点儿圣洁的思想,令她快乐地浑身战栗。人的心灵有它奇怪的避难所。路易丝赶紧去将那个令她大喜过望的消息告诉她的母亲。说起来实在让人难以启齿。然而,我们根本不是在这儿任意讲述伤风败俗的事,而是在叙述一个确凿的事实。这样的事情,假如我们觉得不必时常将这些女人所受的苦难透露给世人,那或许还是干脆保持沉默的好。人们指责这样的女人但又不理解她们,人们轻蔑她们而又不正确地评判她们,我们说这是难以启齿的。但是那个做母亲的回答女儿说,她们二人度日花销已经够大了,三个人在一起生活就更没法过了;何况,这种孩子要了也没用,并且挺着肚子不做生意也是白白地浪费时间。

在第二天,一个产婆——我们暂时把她看作那个母亲的一位朋友——前来探望路易丝。路易丝在床上躺了数日,以后下床了,不过面色比以往更惨白,身子比以往更虚弱无力。

过了三个月,有个男人心生怜悯之情,想法恢复她精神和身体的健康,不过最后一次打击太沉重了,路易丝终于因为流产的严重后果而死去。那母亲依然活在此世,日子过得怎样?天知道!

就在我注视着那些金银器皿之时,这个故事重新出现在我的脑际。时间好像随着我的若有所思已经悄悄过去,房间内只有我和一个看守人,他正站在门前留心地审视我是否在偷窃。

我来到这个正直的看守人面前,他已经被我弄得惴惴不安了。“先生,”我对他说,“您能把以前住在这儿的那个人的姓名告诉我么?”

“玛格丽特·戈蒂埃小姐。”

我听说过这个姑娘的名字,也看到过她。

“什么!”我对那个看守人说,“玛格丽特·戈蒂埃去世了?”

“是啊,先生。”

“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差不多有三周了吧。”

“那为什么要人来观看她的住宅呢？”

“债权人觉是这么做只会抬高售价。您明白，叫人们提前看到这些织物与家具，这么做能促进顾客购买的兴趣。”

“这么说，她还欠债了？”

“啊，先生，她欠了许多债呢！”

“拍卖得来的钱够抵偿债务么？”

“还能剩下一些。”

“那么余下来的钱由谁继承呢？”

“给她的家属。”

“她还有家吗？”

“也许有。”

“谢谢您，先生。”

知道了我的意图以后，看守人觉得放心了，向我鞠了一个躬，然后我便走了出去。

“不幸的姑娘！”在回家时我心中思忖道，“她必定死得很凄惨，因为在她这样的生活圈子中，只有当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才会有朋友。”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格丽特的命运生出同情心。

许多人对此或许会感到荒唐可笑，可是我对于烟花女子经常怀有极大的宽容，甚至都不屑于为这样的宽容态度和别人去争辩。

有一天，当我去警察分局拿护照时，看到旁边一条街有两名警察想带走一位姑娘。我不晓得这位姑娘干了什么，只看到她泪如雨下，怀里抱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亲吻着，因为她被逮捕以后，母子便会离散。自从这一天起，我就再也不轻易的蔑视一个女人了。

第二章

拍卖定在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与拍卖间有一天空隙时间,这是便于让地毯商拿下帷幔、壁毯等墙上的饰物。当时,我恰巧由外面旅行回来。在人们返回消息灵通的京城之时,朋友们总要讲给他许多重大新闻。然而却没有谁将玛格丽特死去的消息当成一件要闻来告诉我,其实这也是相当自然的。玛格丽特长得非常美丽,然而,这种女人去世以前讲究的生活愈是引起轰动,她们去世以后也就愈是悄没声息。她们犹如太阳一般,下落时与升起时同样没有光彩。倘若她们在年轻时就夭折了,那么她们的每一个情人都会一齐得到死讯;因为在巴黎,一个名气很大的妓女的情人们相互间几乎都很融洽。大伙儿会彼此谈论几件关于她以前的事情,接着每个人的生活会照旧继续,一点儿不受这种变故的打乱,甚至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洒一颗泪水。

如今,人们到了二十五岁时,泪水就变得十分希罕,绝对不能随便流泪,顶多只对为他们付出过金钱的父母才掉几滴眼泪,当作对以前为他们付出过金钱的回报。

而我呢,尽管玛格丽特随便哪件物品上都不能找到我名字的开头字母,但我刚刚承认过的那种出自本能的宽容以及那种与生俱有的同情心,令我对于她的辞世很久无法忘记,尽管她可能根本不配我这样缅怀。记得我以前时常在香榭丽舍大街碰见玛格丽特,她乘着一辆由两匹棕色骏马拉着的蓝色四轮轿式小马车,每天必定来到那里。她身上有一种异于她同类人的高贵风韵,而她那超群的美貌,更使这种气质不同凡响。

这些可怜的人儿外出时,身旁经常有个人陪伴着。因为任何男人都不想将自己与这种女人的夜夜恩爱公开夸耀,加上她们又害怕孤独,所以出门经常带着女伴。这些姑娘有的是因为境遇比她们差,自己没马车;有的是任凭怎样装扮都无法变美的老妇人。假如有人希望了解她们陪伴的那

个马车女主人的什么详细情况，那么完全可以不必顾忌地向她们去请教。

玛格丽特却不是这样，她经常一个人乘车去香榭丽舍大街，尽可能不惹人注目。她冬季披一条开司米大披肩，夏季穿非常朴素的长裙。在这个她喜欢散步的地方虽然有不少认识的人，她有时也冲他们莞尔一笑，不过这是一种惟有公爵夫人才能露出的笑容，并且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看到。她也不像她其他的同行那样，习惯在圆形广场和香榭丽舍大街的路口之间踟躅，她的两匹马快速地将她带到郊外的布瓦森林，她在那儿下车，散步一个钟头，接着再乘上马车，驱车疾奔回家。

这一切我曾经亲眼看到的情形如今依然掠过我的面前，我非常痛惜这个姑娘的早死，如同人们痛惜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被毁坏了一样。

是的，玛格丽特确实是一个迷人的美女。她身材高挑稍稍有点儿过分，但是她拥有一种精妙绝伦的才能，只要在衣服方面稍微搭配一下，就将这种天生的缺陷给消除了。她披着一直拖到地上的开司米大披肩，两侧露出绸子长裙的宽大的镶边，她那紧紧地贴在胸前用来藏手的厚实的暖手筒周围的褶皱都缝制得非常巧妙，所以不管用怎样挑剔的眼睛来看，线条的轮廓都是无从指责的。她的头颅非常秀美，是一件特别精美的珍品，它显得很娇小，正如缪塞所讲的那样，她母亲似乎是故意把它生得这样娇小，便于把它细心造就一番。

在一张显示出无法形容其漂亮的鹅蛋形脸上，嵌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上方两条弯而细长的眉毛，活像人工画成的一样，眼睛被长长的睫毛遮住了，当眼睛低垂的时候，给鲜红的面颊投上一层黯淡的阴影；清秀而又笔直的鼻子充满了灵气，鼻孔微微扩张，似乎对肉欲生活的迫切希望；一张匀称的嘴巴线条分明，温柔的嘴唇微微张开，现出一口乳白色的牙齿；皮肤的色泽如同没有经过人手碰过的蜜桃上的绒衣；这些就是这张迷人的面孔给您留下的大体印象。像黑玉一样的头发，不知是天然的或者非天然的，如同波浪一般卷曲着，在额前形成两大缕，在脑后消失了，露出两只耳垂，耳垂上一副分别价值四五千法郎的钻石耳环闪烁发光。玛格丽特过着火热的日子，不过她的面部却显露出纯真的神情，甚至还有幼稚的表情，这点的的确令我们感到纳闷。

玛格丽特有一幅她自己的绝妙的画像,是维达尔的作品,也只有他一个人的画笔才会将玛格丽特画得这样活灵活现。在她死了以后,有几天的时间,这幅画曾在我手中保存着。这幅画画得和她本人非常相像,它补充了我记忆中的疏漏。

这一章中讲述的细节,有的是我以后才知道的,但是我此刻就记录下来,省得以后开始叙述这个女人的故事时再回过头来提起。

每次剧场首场演出,玛格丽特都会在场。每天夜晚,她总是在剧场中或者舞会上消磨时光。每当有新戏上演,人们十拿九稳能够在剧场中看见她。她经常随身携带三样东西:一副小型望远镜、一袋甜食还有一束茶花,并且经常搁在底层包厢的前座上。

一个月中有二十五天的时间玛格丽特所带的茶花是白色的,而其它五天她带的则是红色的,没有人知道茶花颜色变换的缘由到底是什么,而我也不能说明其中的含义。在她时常光顾的那些剧院中,那些老观众与她的朋友们都同我一样留意到了这点。除去茶花之外,从未有谁看到过她还带来过其它的什么花。所以,在她时常去那里买花的巴容夫人的花店中,有人给她起了一个绰号,管她叫茶花女,这个绰号以后就这么叫开了。

另外,和每一个生活在巴黎某个圈子中的人一样,我知道玛格丽特曾当过那些风流倜傥的少年的情妇,她对这个公开承认,那些少年也自吹自擂,表明情夫与情妇他们相互之间都是心满意足的。可是,听说有一回从巴涅尔旅游返回之后,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她只和一位外国年迈的公爵一块儿生活。这位年迈的公爵非常富有,他千方百计使玛格丽特摆脱以前的生活。并且,看来她很乐意听此人摆布。

有关这件事情人家是这么对我说的:一八四二年的春天,玛格丽特身子十分虚弱,容颜越来越差,医生吩咐她去温泉疗养,她就动身到巴涅尔去了。

在巴涅尔的病人当中,有一位公爵的女儿,她不但生着和玛格丽特一样的病,并且容貌长得和玛格丽特极为相像,人们甚至会将她们两个当作两姐妹。但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是晚期,玛格丽特来巴涅尔以后没有几天,公爵小姐就去世了。正如有的人迟迟不忍离开埋葬着自己亲人的地方

一样,公爵在女儿死了以后依然呆在巴涅尔。有一天上午,公爵在一条小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了玛格丽特。他似乎看见自己女儿的影子在面前走过,就走上前去抓着她的双手,泪流满面地搂着她,甚至也不打听一下她到底是什么人,就请求她准许他能够去看望她,准许他如同爱自己死去的女儿活着的影像一样爱她。同玛格丽特一块儿到巴涅尔去的只有她的一个侍女,何况她丝毫不担心名誉会遭到什么玷污,就答应了公爵提出的要求。在巴涅尔也有许多人认得玛格丽特,他们郑重其事地来拜访公爵,把戈蒂埃小姐的真实身份告诉他。这对于这位老人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么一来就再也不能说自己的女儿和玛格丽特还有某个相像的地方了,然而已经太晚了,这位少妇已成了他心灵上的需求,几乎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惟一的寄托和理由。他一点儿没有指责玛格丽特,他也无权指责她,不过他问玛格丽特,假如她认为可以改变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那么当作她这种损失的弥补,他乐意提供她所希望的一切补偿。玛格丽特同意了。

应当讲明的是,生来热情奔放的玛格丽特那个时候正在患病,她觉得以前的生活好像是她生病的主要缘由之一。出于一种迷信,她希望上帝会由于她的悔恨与转变而将漂亮的外貌和健康的身体留给她。的确,夏末来临之际,因此洗温泉澡、散步、正常的体力消耗和充足的睡眠,她差不多已经恢复了健康。公爵陪伴玛格丽特来到了巴黎,他依然像在巴涅尔一样,时常来看望她。

他们这种往来关系,人们既不知真正的原因,也不了解真正的目的,因此在巴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公爵曾经以巨富而著称,如今又以挥金如土而名闻一时。人们将老公爵与玛格丽特的亲近关系看成是老年人的放荡行为,这是在富有的老头子身上常有的事情,大家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了种种猜测,就是没有猜测到真情。然而这位父亲对玛格丽特生出这种感情,理由非常简单,除去和她心灵相通以外,不管什么别的关系在公爵眼中都代表着一种乱伦。他从来不曾对她说过什么不适合他的女儿不能听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女主人公除了写出本来面目以外,并不想歪曲她的所作所为。我们要说,当玛格丽特呆在巴涅尔时,她还能履行对公爵的承诺

的,她已经履行了;可是只要回到巴黎,这个习惯了放荡生活、狂饮跳舞的姑娘好像就按捺不住了,这种只有老公爵定期前来拜访才能够解闷的寂寞生活令她感到异常烦闷,难以排遣,以前生活的炽热的气流顿时掠过了她的脑际和心田。

并且玛格丽特从此次旅游返回之后显出从来没有过的美丽,她正值二十妙龄,病看上去已经暂时得到了控制,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根治,所以激发了她强烈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往往就是肺病引起的。

公爵的朋友们经常说公爵与玛格丽特在一块儿有损公爵的名声,他们一直密切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希望发现她的一件丑事。有一天,他们来告诉公爵,并且向他证明,玛格丽特在确信公爵不可能去看望她时,接待了其他的客人,并且这样的接待常常会延续到第二天。公爵听说以后感到钻心地疼痛。玛格丽特在公爵盘问她时坦白地说出了一切,还毫不掩饰地劝他以后别再照顾她了,因为她感到自己已经无力遵守许诺,也不想再长期地接受一个受自己欺骗的男人的好心了。公爵有整整一周没有出现,他能够做的只有这件事。第八天,他便去请求玛格丽特仍然像以前那样接待他,只要能看见玛格丽特,公爵答应她爱怎样就怎样,还对她发誓说,就算让他去死,他也绝对不会再说一句指责她的话。

这是玛格丽特返回到巴黎三个月之后,也就是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里的事情。

第三章

十六日下午一点,我到昂坦街去了。

在大门前就能够听见拍卖估价人的大声喊叫。屋内挤满了好奇的人。

所有花街柳巷的名媛都到场了,有几位贵妇在偷偷地打量着她们。这次她们又能以参加拍卖为借口,名正言顺地认真看看那些自己从未有机会接近的女人,或许她们暗地里还在艳羨那些女人轻易便能得到的轻佻生活呢。F公爵夫人的胳膊碰到了A小姐;A小姐是当代妓女圈子中一个典型的时乖运蹇的女子;T侯爵夫人正在迟疑是否将D夫人不停地出高价的那件家具买下来;D夫人是当今最放荡最出名的骚货。还有一位Y公爵,在马德里传言他在巴黎倾家荡产,而在巴黎又传言他在马德里倾家荡产,而其实他连最低的收入也没用完。这时候他一边在和M太太闲聊,一边却在与N夫人互换媚眼。M太太是一个才智横溢的善于讲故事的人,她喜欢把自己说过的话随时记下来,并且写下自己的名字。美丽的N夫人总是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散步,穿的衣服无异于粉红或天蓝两个颜色,有两匹强健的黑色大马给她驾辕,这两匹马,托尼是以一万法郎的价格卖给她的;最后是R小姐,她凭借自己的才智换取的地位令那些凭借嫁妆炫耀的贵妇们自叹不如,那些凭借艳事谋生的女人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她不顾天寒地冻,赶来购置一些物品,也引起了人们对她非同一般的注意。

我们还可以一一列举出聚集在这个房间中的许多人姓名的开头字母,他们在这儿汇聚一堂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十分吃惊,但是为了不令读者反感,原谅我不再这么做。我要说的是,那个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显得欢天喜地。女人当中尽管有许多人是死者没有去世以前的熟人,然而现在好像对故人并没有怀念之情。人们谈笑风生,拍卖估价人极力地高声叫喊着。占满了拍卖桌旁边板凳的商人们试图叫人们安静,便于让他们安稳地做买卖,可是没有人答理他们。像这种杂乱吵闹的聚会似乎从来没有见

过。

我谦卑地钻入这堆嘈杂纷乱的人群。我在想像,这幅情景发生在这个不幸的女人断了气的卧室附近,为了拍卖她的家具来偿还她死前欠下的债,想到这儿,真是令人悲哀。我与其说是到这儿来买物品的,还不如说是来观察的,我注视着几位拍卖商的面孔,每逢有一样东西卖到他们料想不到的价钱的时候,他们便会眉开眼笑。那些曾在这个女人的卖笑生涯中搞过投机生意的人,那些从她那儿大赚了一笔的人,那些在她垂危的时候拿了贴着印花的借据来逼她还债的人,以及那些在她去世以后就来摘取他们经过盘算的账款以及无耻的贷款利息的人,所有那些人可都是谦谦君子呀!怪不得古人认为,商人与强盗信仰的是一个上帝,说得多么有道理啊!

长裙、开司米披肩和首饰,很快就卖完了,快得使人无法相信,但是没有哪样东西对我是适合的,我始终在等候着。忽然间,我听见喊声:“精装书一本,装帧精美,切口烫金,书名叫《玛农·莱斯科》,第一页上题有一些字,十法郎。”

有很长一阵沉默,然后,有一个声音喊道:“十二法郎。”

“十五法郎。”我说。

为什么我要报这个价呢?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许是为了第一页上题的几个字吧。

“十五法郎。”拍卖估价人又重复了一次。

“三十法郎。”首先抬价的人又说道,音调好像是藐视别人抬高价格。

于是就变成了一场争夺。“三十五法郎!”我以相同的音调叫道。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我不否认假如我打算造成轰动的话,那么我已全然做到了,因为在我这样抬价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都望着我,要知道这位看来坚决要买到这本书的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